



张体先 著

土尔扈特部舊史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土尔扈特部落史

张体先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 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尔扈特部落史/张体先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092-840-3

I. 土… II. 张… III. 中国-民族历史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3711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2.625 印张 6 插页 4 折页 267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4500 册

定价: 32.80 元

前　　言

浩·巴岱

张体先先生编写的《土尔扈特部落史》就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对蒙古史研究特别是对民族学研究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部史学界的大工程，从而填补了我国部落史上的一个空白点，作者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他艰辛的劳动。它将增进我们了解和认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所作的贡献。

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族一个很古老的部落，是著名的王罕的后裔。王罕作为成吉思汗的长辈，对成吉思汗的兴起和他统一蒙古各部落，在历史上做过贡献，也有过矛盾。历史上土尔扈特迁牧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以后成为准噶尔四卫拉特之一，而准噶尔四卫拉特是蒙古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土尔扈特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光荣一员，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在历史上西迁东归的行动，是世界罕见的爱国主义行动。他们回归祖国后，为保卫我国的领土完整，在同沙俄入侵者、阿古柏匪徒的战斗

浩·巴岱同志系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土尔扈特人。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国卫拉特学术研究会理事长。（编者记）

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土尔扈特蒙古研究是蒙古史研究的一部分，也是蒙古史研究的热点，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家对此各抒己见，研究之为活跃，成绩斐然。我国史学界特别是在“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之后，迎来了史学研究的春天。我国文学艺术界关注西迁东归这个课题。如武汉市歌舞团以《启明星》为名，把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搬上了舞台，这个歌剧进京演出轰动了北京观众，引起了文学艺术界的关注。随后内蒙古的艺术团用舞剧的形式将《启明星》又搬上了舞剧舞台，之后齐齐哈尔京剧团用京剧的形式将《启明星》也搬上了京剧舞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又以《东归英雄传》将土尔扈特热爱祖国的事实搬上了银幕，为此导演塞夫、麦丽斯夫妇和该电影作曲曹·道尔吉获得了金鸡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辽宁省歌舞团以土尔扈特部落回归故土作为主题，创作的歌舞《苍原》，进京演出，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后，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史学界前后对卫拉特历史和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历史发表了许多论文。马汝珩、马大正等几位历史学家合著的《准噶尔史略》一书中，详尽地论证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东归故土的爱国主义精神。198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组织十几位专家学者组成了《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经过七八年的努力，完成了《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两册，共65万字，该书已出版发行。新疆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将卫拉特蒙古史当作重点课题，专门进行了研究，1986年至1992年召开了三次全国卫拉特学术讨论会，研究成果累累，这些对卫拉特历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在张体先先生编写的《土尔扈特部落史》从蒙古史的

一个侧面，系统地论述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他孜孜不倦的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祝张体先先生在今后的研究中作出更丰硕的成果！

1999年2月26日

于乌鲁木齐

序　　言

马大正

1999年的春节前夕，张体先先生自数千里之外的新疆库尔勒市赶来北京，交给我厚厚一叠书稿，这是凝注他心血的专著——《土尔扈特部落史》，请我作序。这些年我最怕为相识和不相识、熟悉和不熟悉的同行著作作序。一则自知学识浅薄，作序自愧无才；二则面对厚重的书稿，不读一遍何以下笔，仓促成文是对作者的不恭。但面对《土尔扈特部落史》，我却难以推辞。

二十余年前我开始涉足土尔扈特史研究，独著或合著了几本相关著作，承学界同行厚爱，每每谈及此领域研究成果时，对拙著多有提及。我有许多土尔扈特朋友也不时鼓励我，我也自认可以称得上是土尔扈特史研究队伍中一员。因此，为《土尔扈特部落史》写几句自己的读后感，当在情理之中，也是自己的责任。

土尔扈特作为卫拉特蒙古的一个分支，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部落，是我国境内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公元7世纪就

马大正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土尔扈特史研究著名专家。（编者记）

生活在我国北方的额尔古纳河两岸的森林中，以后又游牧于肯特山和杭爱山之间广袤的草原上。公元 11 世纪迁牧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后定牧于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流域。三百余年前，他们为寻求新的生活基地，创榛辟莽，辗转迁徙，迁牧到远离故土的伏尔加河下游，并在那里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汗廷。1 个世纪之后的 18 世纪 70 年代，他们不堪沙皇俄国的压迫，冲破艰难险阻，经过长途跋涉，重返故土。在此后的二百余年间，土尔扈特人身居新疆，为开发边疆，保卫边疆，前赴后继，艰苦创业。这一切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上，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均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土尔扈特人为了追求自由、向往故土、热爱故乡、反对侵略、不惜殉身的英雄行为，今天更是激励人们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奋进的可贵精神遗产。

70 年代以来，土尔扈特史的研究成绩喜人，我国学者的成果为国际同行所推崇和关注，但将一个部落的发展进程作为研究视点，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全方位研究的作品尚属罕见。作者是一位资深的地方志工作者，在参与撰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的学术实践中，将自己的视点落到了土尔扈特部落史的研究中，穷十数年精力，为我们呈献一部数十万字的《土尔扈特部落史》。

《土尔扈特部落史》在学术的建树上有两点颇可注意：

以时代为章，以民族发展为纲，以此为基本框架，笔触到土尔扈特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读者提供了人类社会生活殊趣异俗的视野，忠实于历史真实，具体化再现土尔扈特部落的历史，做到综合与分析并重，挖掘与演绎兼蓄。

作者写作中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所谓继承，即充分吸纳

了土尔扈特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一点在阐述 17—18 世纪土尔扈特史中较为突出；所谓发展，亦即创新，19 至 20 世纪土尔扈特史研究尚不充分，作者充分发挥地方史志工作者独特的优势，将这一段历史做了较系统的补释。

历史的研究应力戒大工业托拉斯化，集体化的写作不是最佳方式，只有个人缜密的思考、深入的研究，才能做到接近于或忠实于历史的真实，立体化再现土尔扈特部落的历史发展轨迹！

我愿重述马汝珩教授与我合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 至 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献辞”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寻求先辈的足迹，谱写光荣的业绩，我们时时感到根植于我们民族之间的一种无形而又十分强大的凝聚力，它是维系祖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也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巨大力量。通过土尔扈特英雄业绩的回顾，如果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所阐发，并对今天我国民族团结有所补益的话，我们的心愿足矣。”

我想在这一点上作者的心愿与我们是相通的。

1999 年 2 月 18 日

写于北京自乐斋

目 录

前 言	浩·巴岱
序 言	马大正
第一章 土尔扈特部落的来源	(1)
第一节 名称的由来和涵义	(1)
第二节 土尔扈特部落的印记、口号、系谱	(5)
第三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历史	(14)
第四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居住地	(17)
第五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社会生活	(20)
第六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经济生活	(24)
第二章 元代的土尔扈特部落	(29)
第一节 黄金家族的属民	(29)
第二节 由血缘到地缘	(32)
第三节 经济的勃兴	(35)
第三章 明代的土尔扈特部落	(39)
第一节 由客列亦惕到土尔扈特	(39)
第二节 四卫拉特联盟	(43)
第三节 经济的发展	(47)
第四章 西迁伏尔加	(52)
第一节 西迁的原因	(52)

第二节	汗国的创立	(56)
第三节	建置札尔固	(71)
第四节	同祖国的联系和睦邻的关系	(74)
第五节	敦多克达什的改革	(112)
第六节	经济的兴衰	(117)
第五章	东归祖国	(123)
第一节	隐蔽酝酿，寻机待发	(123)
第二节	武装起义，东返故土	(127)
第三节	清政府的接纳方针	(137)
第四节	土尔扈特部落的安居	(143)
第五节	渥巴锡的致盼致祷	(150)
第六节	东归的历史意义	(153)
第六章	清代中晚期的土尔扈特部落	(157)
第一节	设置盟旗	(157)
第二节	卓哩克图汗	(164)
第三节	平定张格尔叛乱，反对热西丁宗教仇杀， 征剿阿古柏侵略军	(172)
第四节	等级制度的弱化	(177)
第五节	经济的起伏	(182)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土尔扈特部落	(188)
第一节	改土归流	(188)
第二节	砥砺察罕通古	(204)
第三节	生钦五世活佛的改革	(222)
第四节	三区土尔扈特骑兵团和尤勒都斯革命政权 的发展	(229)
第五节	经济的复苏	(242)
第八章	土尔扈特人的分布	(253)
第一节	土尔扈特人在国内的分布	(253)
第二节	移居青海的土尔扈特人	(256)

第三节	安居内蒙古的土尔扈特人	(263)
第四节	土尔扈特人在国外的分布	(267)
第五节	留居俄国的土尔扈特人	(271)
第九章	土尔扈特部落的文化	(279)
第一节	哲学思想	(279)
第二节	宗教信仰	(285)
第三节	语言文字	(292)
第四节	文学艺术	(297)
第五节	天文历法	(306)
第六节	医药卫生	(310)
第十章	土尔扈特部落的风俗	(314)
第一节	衣食住行	(314)
第二节	家庭、婚姻、丧葬	(319)
第三节	节日祭祀	(328)
第四节	娱乐活动	(334)
第五节	风俗习惯	(339)
附录		(344)
附录一	参考书目	(344)
附录二	土尔扈特部落大事记	(346)
附录三	人名索引	(366)
附录四	土尔扈特部系谱表	
后记		(387)

第一 章 土尔扈特部落的来源

第一 节 名称的由来和涵义

土尔扈特部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他们自古就生息在我国北部西部的森林和草原，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光荣历史的部落。

每一个民族都由部落形成，每一个部落都有他的名称和涵义，弄清他的名称和涵义的由来，有利于阐述部落的起源、形成和早期的历史。

早在唐朝时期我国的史籍上就有漠西蒙古族的记载，元朝又有了“西蒙古的记载，史称斡亦刺惕”、“外刺”、“外刺歹”，明朝又称“瓦剌”，清朝称“厄鲁特”、“额鲁特”、“卫拉特”，外文书籍又称为“卡尔梅克”、“克尔梅克”、“哥尔梅克”。

“斡亦刺惕”(Oyira 或 oirai) 是蒙古语，它最早的含义比较普遍的解释有两种：一种含有蒙古语“卫拉”(Oyir-a) 即“近亲”“邻亲”的意思，有“近亲者”、“邻近者”、“同盟者”的含义（《元朝秘史》卷十）；一种含有“林中百姓”

“林中人”“林中民”之意（《亚细亚历史字典》卷二）。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这不仅从语义上来解释，语源“oi”作“森林”解释。Arad 作“民”解释，合成语为“林中百姓”“林中人”“林中民”。更主要的是根据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类型来称谓的。他们曾经过着林中采集渔猎的生活，草原上的牧民称他们为“槐园亦儿坚”（《元末译文证补》四）。也就是林中百姓的意思。随着历史的变迁，明代西蒙古出现了“大、小四卫拉特联盟”，卫拉特一词更具有“亲近者”“同盟者”“联盟者”的实际意义和词源意义，尤其是 18、19 世纪帕拉斯、施密特等外国史学家认为“联盟说”更合理。从四卫拉特联盟角度分析，前一种说法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学者多尔济班扎罗夫则认为卫拉特是由“卫”（Oyi）——“林木森林”——加“阿拉特”（arad）——“百姓”组成的，即“林中百姓”。人们普遍认为，多尔济班扎罗夫的解释更接近事实，理由较充分，颇具权威性。

土尔扈特部落是我国卫拉特蒙古中其中的一个部落。

历史的记载中，土尔扈特部落的先祖是王罕，亦称翁罕。据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记载，王罕所率领的是克列特部^①。“克列特”一词，蒙古语古老的形式是 Kerlyed（客列亦惕）现在发音为 Kered。土尔扈特一词与克列特有着密切的联系，“克列特”有“包围”、“警卫”的意思，因为王罕家族中的克列特人确曾充任过成吉思汗的护卫。而土尔扈特方言中“护卫军”亦称土尔扈特（tougud），因此，克列特便称为土尔扈特。从古老的族源学考证，“克列特”原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一个姓氏，王罕的姓就为“克列特”，以后发展成为一个

^① 《史集》第 297 页。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氏族。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政府设立的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其中最大的一个旗就是“克列特”旗，也就是汗旗，各代汗王均属此旗。其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文化素质最高，权力最大，历史最悠久。在西蒙古专门使用的一种蒙古文字托忒文中，“土尔扈特”一词的词根中还有“强大、强盛”的意思，在蒙古族普遍使用的胡都木文中，客列亦惕一词的词根中也有“强大”、“强盛”之意。土尔扈特一词从客列亦惕一词演变而来，土尔扈特无论从哪一种蒙古文字中，都能找到“强大”、“强盛”之意的词根。还有的史学家认为，土尔扈特人善于骑马作战，缴获俘虏较多，并融合于自己的部落，逐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部落实属强大，因而有了“强大、强盛”的名称^①。汉文原来翻译“土尔扈特”一词还有“剩人”、“余人”或“剩下的部落”、“余下的部落”的意思，意为剩余在俄国的最后一批人、一个部落。对“土尔扈特”一词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但第一种说法学术界认为，有一定的理由，更接近事实。

外文书籍中称“土尔扈特部落”或总称1628年西迁至俄国土尔扈特部落为首的卫拉特各部为“卡尔梅克”、“克尔梅克”、“哥尔梅克”、“禹尔梅克”，这些都是汉语的音译。“卡尔梅克”这一名称，是巴什基尔人看到伏尔加河沿岸来了一群游牧民，惊呼为卡尔梅克，按巴什基尔语（Kalmyk. Kalmnk），其意为“迁移者”、“迁涉者”、“流浪者”、“西迁者”。这一词意，均被汉、俄、蒙文史学者直译。据帕拉斯的说法，是“留下”“留下来的人”之意，是根据民族词源学

① 巴德利著《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一册，第9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动词) 卡尔马克 (Kdkmak) 即留下之意, 它似乎表示那些留下的信仰佛教的土尔扈特人, 以区别于那些皈依东正教的土尔扈特人^①。还有一层意思是: 1628 年后和鄂尔勒克领导土尔扈特部落西迁至伏尔加河沿岸定居, 一些人思乡心重, 暂时回了准噶尔盆地。“留下”、“留下的人”就是指当时定居的土尔扈特部落, 而没有回准噶尔的部落人。据伯希和《卡尔梅克历史评注》第一节《给卡尔梅克人起的各种名称》一文中费舍尔的看法, 卡尔梅克是“高帽子”的意思; 文森认为, 之所以如此称呼卡尔梅克人, 是因为他的头上的帽子高高隆起, 有高帽子的意思。

对于“卡尔梅克”一词的使用范围, 科特维奇在他写的《有关 17—18 世纪对土尔扈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中提出: 在俄国和外国的档案材料中, 常使用三个术语来表示俄国的卫拉特人: “土尔扈特”出自蒙文史料; “卡尔梅克”出自俄文史料; “客列亦惕卫拉特”出自中国汉文史料。据布莱特耐德尔的说法: “卡尔梅克”一词, 在 1398 年已为人知晓, “留下”、“留下的人”的词意, 似乎是表示那些异教徒卫拉特人, 以区别于皈依伊斯兰教的东干人。而“卡尔梅克”这个词以后表示那批住在伏尔加河、顿河、乌拉尔河一带的卫拉特人, 已习惯于“卡尔梅克”这个名称, 而遗忘了古名——卫拉特、客列亦惕、土尔扈特^②。

土尔扈特一词的语源、含义, 蒙古史的学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都在努力发掘充足的历史涵义和语言依据, 因此, “土尔扈特”一词的确切含义有待于深入研究。

① 东方文献编辑部主编《巴托尔德文集》第五卷, 第 538 页,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68 年版。

② 伊·亚·兹特拉金著《准噶尔汗国史》第 5 页,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64 年版。

第二节 土尔扈特部落的印记、口号、系谱

印记、口号、系谱是游牧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一种文化。

印记：土尔扈特人以游牧为主，牲畜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牲畜互相混杂，到处流动，难以识别，往往和邻近的部落、氏族、宗族互相混杂，而产生纠纷。“为了分辨自己宗族、氏族、部落，以至个人家庭的牲畜，减少矛盾和纠纷，他们在牛、马、驼、骡、驴、鹿大牲畜身上打上印记^①。”

印记还是奴隶主管理奴隶的一种残酷方法。古代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逃亡，往往在奴隶的脸上和身上打上印记，以区别于奴隶主、自由民和属民的标志，最早的纹身始于印记。由于给奴隶打印记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奴隶印记由脸上转到打在手上，以后转到打在身上。随着部落进入封建社会，在各部族人民的反对下，各级封建主彻底取消了给人身上打印记的做法。纹身作为印记的继承文化，在土尔扈特部落中保留了下来，不少优秀的骑手、猎手、射手、摔跤手，在自己身上刺有鹰、虎、龙、凤等美丽的纹身图案，表示他们勇敢智慧而又光荣的历史。因这种方式易损伤皮肤，纹身之法现已渐渐失传。古代土尔扈特人在部落的旗帜上也印有自己的印记。在劳动中，在战斗中，因土尔扈特人骑马较快，易散难收，一旦看到自己部落的旗帜，就立即向自己氏族集中，

^① 周鸣岐、李人风主编《中国各民族年节祭会大事典》第34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